

世界篇 ①

退魔录

— 赛克曼特的愤怒 —

[韩]李愚赫 著

东方出版社





世界篇 ①

退魔录

赛克曼特的愤怒

[韩]李愚赫 著 于丽丽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肖 娴

封面设计 李 刚

版式设计 艾 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退魔录世界篇 1 赛克曼特的愤怒 [韩]李愚赫 / 著 于丽丽 /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7

ISBN 7-5060-1931-0

I.退… II.李… III.故事-作品集-韩国-现代

IV.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3547 号

书 名 退魔录世界篇 1 赛克曼特的愤怒

TUIMOLU SHIJIPIAN1 SAIKEMANTE DE FENNU

[韩]李愚赫 / 著 于丽丽 / 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65289539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27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60-1931-0

定 价 18.00 元

作者自序

写在《退魔录 世界篇》前的话

“别无它想，以博众乐”。最初抱着这样的信念，在 hyouknet 在线上连载《退魔录》，现如今另辟蹊径，再次以退魔录《世界篇》的名字发稿，抚今追昔，不禁浮想联翩，感触萦怀。

从 1993 年 7 月开始动笔，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早已是身心俱疲，好在值得欣慰的是自己毕竟已经发行了 4 本，有时候想想一介寻常的理工科学生，在完全陌生的领域里寻找素材，借以成文写作，一路走来，并想坚定地走下去，实在有几分荒诞可笑。

关于《退魔录》的分类归属，众说纷纭，划归于神灵小说的有之，倾向于武侠小说的有之，其实就我个人感受来讲，这样的划分是徒劳的。我不过是顺其自然地将各种要素聚集一处，加以编造罢了。这次着手《世界篇》的写作，不单单是因为《国内篇》的 3 本在社会上的反响不错，而是在本初构思的时候就出于简便的想法，打算分开来写的。《国内篇》主要着眼于人道主义，人类的灵魂层面，相比而言，这本《世界篇》，则是我对于纷繁主题写作的一种尝试，是用更简约更连贯的形式来试图阐述“力的本质”问题。

事实上，《退魔录》的主题本身是很简单的。别人所不具备的，惟独自己拥



有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怎么来使用这力,怎样才能避免自己的体内之力不把自己束缚,使得自己成为力的奴隶,等等。虽然各个篇章里边的素材和背景不尽相同,但是整本书通观看来都是基于力的本质而展开故事的。这次《世界篇》中把主人公放至远方,让其受尽磨难,每每想起也不是没有恻隐之心。

不过是我意念中创造出的人物,但是众多读者却对4位退魔师决斗……



主人公介绍

朴神父:名润圭,50岁左右,年轻时候是颇受瞩目,前途无量的医生。但在目睹朋友的幼女为恶灵所缠,痛苦不堪的情形时,意识到自己身为救死扶伤的医生却无能为力,于是备受刺激,历经长久的彷徨之后,入天主教,本要走师徒相袭的路子,但却因违反教理被扫地出门,凭借出色的领导力和成熟度,列4位退魔师之首。

李玄岩:30岁出头,不仅擅长我国的传统巫术,而且还精熟内力和太极武功。性急若焚但也善辨是非、沉着应事的一个人物。因妹妹为恶灵所虏,一心筹划复仇,为此气血倒流,几度鬼门关,危难时刻总是巧逢道慧大师或者韩膜居士,得获武艺功夫。长携月香剑,并视同己出。

张俊厚:不知生身父母,寄人篱下而长大成人的孤儿。生来就有超人能力,深谙符咒术和巫术。头脑聪慧,善识人心。对偏向密教的神力研究颇多。

玄承嬉:专攻考古学的20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在美国留学期间闻讯姐姐遭遇事故不幸身亡,火急赶回韩国。得知女儿冤死的父亲玄雄唤出鬼神,伺机报复,不料不敌恶灵,被迫结果性命,这一切被承嬉看在眼里。承嬉独自身单力薄,于是配合前边三位,群策群力。自己究竟有多大威力连她自己都不知晓。被誉为爱染明王拉卡拉加的化身。



目 录

CONTENTS

作者自序

写在《退魔录 世界篇》前的话

主人公介绍

空荡荡的棺材

怪异的流浪汉	003
坟地	014
探索	035
白虎的失踪	044
深夜搜查	060
最终选择	072
尾声	087



那个男子每夜在呼唤我

子夜	095
幽体	107
秀正不翼而飞	115
决斗	127
为了她	136

赛克曼特的愤怒(一)

丹德拉的废墟	153
失踪的考古学家	155
象形文字	162
柯克教授的真面目	171
黑旋风的魔爪(1)	175

空荡荡的

棺材





怪异的流浪汉

“停车！停车！”

一阵刺耳的哨声划空而过。汽车都被迫紧急刹车，接连地碰撞在一起。原来在宝马香车疾驶而过的通衢大道上，一个行迹落魄的男子踉踉跄跄地走过。交警气势汹汹地奔向那个男子，他却置之不理，依旧迈着踉踉跄跄的步伐，从容不迫地朝着既定的方向走去。

“干吗呢！操，找死啊！”

交警一把拽住那个男子的胳膊。谁知那个男子丝毫没有理会交警的问话，依旧凝视着那个方向，失魂落魄地移步而去。

“看见没有，疯了？”

交警这时将这个男子好生端详了一番。双目空洞无神，看上去不像是心智健全之人。衣衫褴褛，残破不堪，而且蓬头垢面，一双手上污迹斑斑，不知多久没有清洗了。他面容蜡黄没有丝毫血色，眼睛更是呆滞木然，黯淡无光。

“是个疯子？”

交警抓着他的胳膊想将其拖走。毕竟不能让车一直堵下去。不料那个男子却纹丝不动。交警暴怒，用力去拽他，没想到最后却被他拖着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干吗？去哪啊？他妈的！”

那个交警看上去是健硕无比的，这时却像黏附在衣襟上的一片干草叶般柔弱无力地被那个男子拉扯着。周边围聚的一些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纷纷去拽那个男子，出乎意料地是那个男子气力惊人，虽说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都蛮横强硬，但是这个男子好像更胜一筹。4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那个男子还是泰然自若地朝着既定的方向迈进。

“看清楚了，给我老实点……我操！”

那个男子好像闻所未闻，那双散淡无神的眼睛依旧盯着一个方向。从嘴中开始吐出几个让人云里雾里的词，而且是一个个往外蹦的。

“我……我……得去……去……那……”

“看清楚了！你要干吗？”

大发雷霆的瞬间，交警想反扣住他的胳膊，但是没想到他的胳膊坚如磐石，纹丝不动。

“得……去……去……”

交警朝着那些赶来帮忙却又陷入一片混乱的人们大声喊道：

“都过来看看，帮帮忙。一起拽住他的胳膊！”

4个男人用尽吃奶的力气去拉那个男子的胳膊，结果是那个男子依旧一边嘟囔着什么，一边坚定不移地挪动着步伐。4个人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招数。这时突然响起一阵咔嚓的声音，只见那个男子的左胳膊转眼间就掉了下来。

“啊啊！”

“啊！这这……这！”

但是那个男子却全无反应，依旧神情笃定地迈动着步伐。周围的行人都尖叫起来，使得过往的车辆被迫紧急刹车。一个经过这里的女子受到惊吓顿时昏厥过去，紧接着抓着那个男子胳膊的一个小伙子扑通一声跌坐在地。其余两个小伙子立马退后好远，撕心裂肺的叫喊，那个交警闻之更是惊悚



不已，一边蚊子嗡嗡般地挤出几个字，一边提着那个男子掉的一只胳膊瑟瑟发抖。但是却几乎未见丝毫血迹，好像是从石膏上摘下的一样，那个男子断掉胳膊的地方只见一点黏稠的乌血。交警看后脸色煞白。

“天，天，天哪……，怎么，怎么可以……”

那个男子还是在走着。好像从未有过左胳膊一样，用原来的频率一步一步……交警扔了断掉的那只胳膊。所扔之处开始乱成一团。

悲鸣声，吵嚷声从四周传来。人们不明理由地四处仓皇逃窜，也有坐在那里号啕大哭的。那只胳膊忽地又被扔了回来，交警一边口吐白沫，一边转身朝后逃去。刚才跌落在地的人也开始嘶叫着慌张地逃掉了。

远处一辆工程车莫名其妙地疾驰而来。因为其他车辆都是在一片混乱中紧急刹车的，因此这辆工程车的把手顷刻也被折断。开始司机没有注意到那个独臂的男子，直到驶至眼前，才发现。

“啊啊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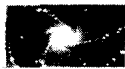
重达8吨的重型工程车就那样把那个男子举了起来，沿着既定的路线朝路旁建筑的墙壁驶去。卷进工程车的男子因颠簸被甩到车的顶部，窗玻璃被击破，男子的脑袋突兀而现。就在工程车去铲倒墙壁的瞬间。司机清清楚楚地记住了直到那一刻依旧漠无表情的那个男子的面庞和他自言自语似的絮叨。

“得去……”

工程车轰轰隆隆地铲倒墙壁后，凭借反冲力顺势后退，停了下来。人们又一次尖叫着围涌了过来。不知何时，对面车中的警车180度大转弯，拉响警笛驶了过来。在工程车和墙壁间已经被压扁的那个男子掉了下来。撞击的瞬间多亏速度放低，司机好像没怎么伤着，只是从门口滚落了下来。

“金警官！救护车！”

崔警官下车后一边高喊着一边奔向掉在地的那个男子。就在他去拽拉那个男子的瞬间，他发出一声：



“啊……啊！”

崔警官一边喊叫着一边怔怔的，往后一下子跌落在地。那个男子的躯体开始晃动，还是不住地嘟囔：

“去……得去……我……我得去……啊……”

躯体的一半几乎被挤压成鱿鱼了，但他还是蜷缩着向前爬行。夹在工程车与墙壁之间的双腿好像被压碎了，悬晃着摇摆。因为左臂已经脱落，所以用仅存的右臂挣扎着前行。他的脸上依旧波澜不惊。不，呆滞的神情更像是一副白痴的画像。

崔警官想强打起精神。不可能的事情却活生生地在眼前展现着，那个人好像就是被强行扣留，被当场处决，也会面无惧色，义无反顾地往前爬的。

……

那个男子一边扭曲着爬行，一边向空中不停地挥舞着仅存的右手，好像落水的人急于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待崔警官正欲退至后方时，那个男子拖着已经破碎分裂的躯体，吃语自语着朝崔警官这边走来。崔警官本想大声叫喊的，但是嘴却好像冻结了一般发不出声音，躯体瑟瑟颤抖着，但是脚好像钉在了地面一样一动也不能动。那个男子僵尸般的、面无表情的脸朝着崔警官的脸靠了过来。不，现在他的脸有些表情了，好似有些哀怨的、苦求的神情……接着听到他开始喃喃自语：

“想……想……把把……我……带……带走走……”

崔警官的嘴唇不停地打颤。他看到了这个男子的脸，依旧呆滞的双目渐渐靠近崔警官的鼻翼，崔警官感觉脑袋刷的一下开始眩晕，想立马就仰在那儿。他狠狠地闭了一下眼睛复又睁开，这时感觉鼻翼间有些隐隐的凉凉的呼吸，不，好像是感觉不到呼吸。真想就这样昏厥过去啊，不行！还得要沉着。毕竟他也是身经百战的。只是……

“我……歇……过脚……的地……地方……”

男子的声音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气若游丝，越来越细，最后空留一



个余音。崔警官艰难地挣扎着,用自言自语似的低沉声音,答道:

“哪?哪里?”

“我……歇过……脚……的地方。”

别的巡警聚涌了过来,想把这个男子从崔警官旁带走。两个警察手脚麻利地拽着那个男子往警车上拖。被挤扁的双腿随风晃动着,一点一点地流出一些与其说是血不如说是像脓液一样黏稠的液体。崔警官直到金警官搀扶着他站起来,还一直失魂落魄地重复着那几句话:

“歇过脚的?……你是说歇过脚的地方?”

别的警官发现了那个男子断掉的胳膊,想捡起来的时候突然惊呼起来。金警官大声呵斥道:

“干什么?”

想去抓那只胳膊的一个警官疯了一般歪着脑袋,以手掩嘴。过了好久挤出几声呻吟:

“它,它在动,胳膊……”

已经掉下来的那个男子的胳膊像虫子一样在蠕动。巡警们好像一下子掉进地狱一般,许久没有声响,只是身体在颤抖不已。这就是在阳光清新的早春、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故事。

朴神父接到电话。是张博士打过来的。

“谁啊,啊哈!是张博士啊。”

张博士一向处世冷静沉稳,不曾有过让他为之惊奇或者兴奋的事情,但是现在电话中的声音却因为不可抑制的兴奋与不安在颤抖不已。

“是朴神父吧?太好了。现在非常需要您的帮助,麻烦您马上过来一下。”

张博士好像在努力地佯装平静,但是朴神父还是从他的声音中感受到不安,他的神情开始严肃起来。



“什么事啊？”

“我也不太清楚。现在发生的事怎么都搞不清楚。现在只能求助于你了。”

“说说大概吧。”

“这……这，呀！快看，抓住！快抓住！”

从电话那端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嘈杂的声音混杂着人们的尖叫呼喊，一片混乱，电话也掉线了。朴神父开始感到不安。从未有过的不安。玄岩恰巧因为俊厚一个劲地要求出去了，屋里就承嬉在。

张博士工作的警局医院出奇地幽静。虽说太平间、复查室之类的地方不可能人山人海，但是值班人员还是一直警觉地盯着过往的人群。朴神父和承嬉也在门前受到阻拦。朴神父让人把张博士叫出来。不一会儿就看见脸色苍白如纸的张博士走了出来，一个身着乌衣，体格健硕，大约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尾随其后。那个男子嘴里叼着烟斗，吧嗒吧嗒地抽着。看上去满脸横肉，但是面部表情却很淡然，倒是那支在嘴里翻转的烟头，使话头更多一些的样子。

“来了啊，太好了。好像只能靠你了……”

朴神父心想这件事看样子好像来头不小。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先冷静一下。按常理这事是绝不可能的。”张博士看上去激动得很。旁边的承嬉注视着张博士，一副如何破解张博士的内心的神情。但是朴神父却示意不能这么做，迅即把视线转向张博士，并开口道：

“说说看，或者直接去现场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这个，神父，你是信仰宗教的吧？这件事就得你这样的人来解决啊。你是不是宗教人士来着……”

“先打住，到底出了什么事？”

张博士凝思片刻后，开始不停地摇晃脑袋。



“怎么说呢，哦，过来看一下……”

张博士带着朴神父和承嬉一起打开了角落里的一个铁门。里边有两人
在那站岗，看到跟在后面的一个白净的男子点头示意后，就把里边的门给打
开了。坐着电梯往下走的时候，朴神父纳闷干吗要找到医院里这么隐蔽的地
方。承嬉也开始有些不安，但是碍于面子也不好意思打探。

电梯在底下三层停住。电梯门开启的瞬间，他们看见一群人围堵在一扇
门边。张博士使了个眼神，朴神父和承嬉便透过那扇狭窄的窗格子门朝里边
看去。

“啊，天哪！”

“啊啊！怎么这样！”承嬉胆战心惊，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紧接着就开始呕
吐不止。屋内正上演着难以置信的一幕，分明是人。但是却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人啦。一只胳膊脱落、下腹部裂开、内脏暴露无遗的尸体。但是还不仅仅如
此。本来已经是具僵尸了，但事实上却不然，躯体还在蠕动，而且好像痉挛了
一般，剧烈地抽搐着，身后笨重的铁床也随之晃动着，其嘴唇翕动着，好像在
嘟囔什么，细微得让人无法听清。

“那……那个人还活着？”

张博士声音颤抖着，急忙答道：

“你是问是不是活着？是不是活着？我是想知道这个才把你们叫来的。为
什么问我呢？别人问我也就罢了，连你也这么问，我该怎么办呢？那个人已经
死了，很显然是死了！下半身完全毁了，肝脏破损了，连肺也破碎了，左臂折
断了，还有……还有他的血液几乎凝固了。他身上一无所有，据说连身份也
不能确定。

朴神父如遭当头一棒，眼神焦虑地看着张博士。

“血液？”

“对啊，而且……而且，那个男子的全身已经开始腐烂了。但是，我是说，
看啊！他还在动。怎么会……我是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嗯？”